



LUANSHI SHAONIAN

乱世少年

萧育轩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乱世少年

萧育轩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乱 世 少 年

萧育轩 著

施大畏插图

蒋云仲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儿童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6.875 字数323,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0

统一书号: R10024·4054 定价: (四)1.3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历险记式的小说。

作品描写少年马强聪明机智，好胜逞强，富有冒险精神。在十年动乱中，颠沛流离，历经艰险。在山门镇，他结识了流氓海正标，干了一些违背心愿的事，也在生活的浪尖上锻炼成长。在逃亡大森林的过程中，与野兽、饥饿、疾病作斗争。在碧云山区，当他发现敌人的踪迹时，就勇敢、大胆、沉着地深入匪穴，探得重要的情报，在侦察员郭天雄的指导和大勇等人的协助下，生擒了匪徒，扑灭了魔鬼的美梦。

故事惊险曲折，跌宕起伏，紧扣心弦。文笔既犀利又抒情，既辛辣又幽默，具有哲理性，读来令人深思，有助于少年认识生活和社会，富有教育意义。

44B72/02

目 次

第 一 章	离家前的最后一晚·····	1
第 二 章	山盗海伯来·····	19
第 三 章	一伙强行搭车的旅客·····	37
第 四 章	小镇风光·····	48
第 五 章	一夜之间我成了红卫兵司令·····	61
第 六 章	我腰间终于插上了两支手枪·····	77
第 七 章	卖冰棒的老太太和她刚刚退伍的儿子·····	92
第 八 章	人、手表、金镯子·····	105
第 九 章	海正标的杰作——俞秋生出殡·····	115
第 十 章	海正标统治了山门镇·····	122
第 十 一 章	刀与弹·····	132
第 十 二 章	我终于从山门镇溜掉了·····	145
第 十 三 章	逃亡路上·····	159
第 十 四 章	不是冤家不碰头·····	171
第 十 五 章	造反派和农民的脾气·····	181
第 十 六 章	“不穿鞋子”的医生和她的母亲·····	198
第 十 七 章	我还得改名换姓·····	214
第 十 八 章	可怕的“时代病”·····	226

第十九章	几乎最漂亮的把戏·····	235
第二十章	森林里来了一伙陌生人·····	246
第二十一章	我的冒险生涯开始了·····	256
第二十二章	初访圣丹老人·····	267
第二十三章	湍急急的流水·····	279
第二十四章	阿公遭到暗算·····	293
第二十五章	救星从天而降·····	306
第二十六章	一个少校医官的自白·····	321
第二十七章	毒打一顿之后，我就当上了强盗·····	339
第二十八章	山寨初探·····	356
第二十九章	复仇狂的“雪耻牌”·····	367
第三十章	造反派光临山寨·····	378
第三十一章	重返山城·····	391
第三十二章	我祭奠母亲的亡灵，又“参预”劫持我父亲·····	403
第三十三章	相会在不该相会的地方·····	412
第三十四章	捕捉夜飞鼠的结果·····	424
第三十五章	秘密谈判·····	435
第三十六章	海正标发起叛乱·····	451
第三十七章	他们终于会面了·····	464
第三十八章	在农民法庭上·····	479
第三十九章	葬礼和刑场·····	492
第四十章	本书到此打住。耐心的读者：谢谢！·····	503

第一章 离家前的最后一晚

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是我来到这个人世间最闷热的一个夏天。天，蓝得发白，一朵云彩也没挂；风，一丝儿也没有，空气仿佛凝固了。房子里闷热得很，身上的汗水，不断地冒出来，象条条刺毛虫，在我的背上、额角上爬着，痒痒的，把我睡的篾席滴得湿漉漉的。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弄得床板吱吱作响。妈妈戴着老花眼镜，一动不动地坐在门口补衣服。虽然床板的响声，代表我发出了内心的强烈抗议，可妈妈一点儿也不动心，只是更加严厉地盯了我一眼，又埋头继续她的活计。后来，我就眼睁睁地望着窗外。

窗外，就是我们的地委大院。在那些平整的空旷处，栽着一排排整齐的梧桐树、白杨树和桔子树。绿树丛中，耸立着一幢幢红砖瓦屋，红绿映衬，环境幽美清静。可是今天连那些绿色的树林子，都耷拉着脑袋，一点精神也没有；那火球似的太阳，甚至把窗口那绉柳丝烤弯了，使它拖到了地面。这时如果能够洗个冷水澡，那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了。

我望了一阵，也感到没意思。便安下心来，刚想强迫自己睡一觉，窗子外面忽然响起了三短一长的口哨声。这是陈

陈通知我，他在外面等着，要我赶快想办法逃出去。我翻过身来，偷偷地瞄了门口一眼。妈妈还是那样纹风不动地坐着，似乎打算把那条木凳子坐穿。也许哨声惊动了她，她警觉地望了望窗外，举着拳头对我晃了晃，又埋下头来忙她的针线活。真急人啦！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凡属我们地委大院里“黑八类”的孩子，没有一个不象我这样被家里禁闭着的。我爸爸是地委第一书记，陈陈的爸爸是地委宣传部长，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眼下，他们被造反派夺了权，正在挂黑牌到处批斗。这些和我没关系，谁叫这些老头儿犯错误搞“修正主义”呢？！最使我伤心的是，我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不能戴上红袖章。有一次看电影，我见到毛主席身穿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许多象我这样年纪的孩子，都戴上了红袖章，拥向毛主席，跳着、笑着、流着眼泪。多么幸福呀，我真羡慕他们！我们初二甲班，除了我和陈陈等人之外，其他的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他们有的到外面去串连，上井冈山、韶山、北京，周游全国；有的就地闹革命，成立了“红一司”、“青年近卫军”，在街头刷标语，贴大字报，在军分区门口静坐示威，冲击公检法，闹得多热火！有一次，我替妈妈去背米，在街上看到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名叫木木的。他爸爸是个什么局的会计，过去由于贪污了公款，关进了监狱。木木在我们班上，成绩也不好，经常吃零蛋蛋。可现在，你瞧他多神气！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腰间束着一根四指宽的皮带，两支手枪斜插在腰间，显得威风凛凛。他走起路来，眼睛望着天，瞧都不瞧我一

眼。看到这种趾高气扬的情景，我心里又气又恼。唉，有什么办法呢？谁叫我有一个“走资派”的爸爸呀！

不但如此，现在，连我们上街瞧热闹的资格，也被家里人取消了。因为如果我们一走出院子，没有大人陪着，街上那些小孩子，就向我们扔石头，吐唾沫子，骂我们是“走资派的臭狗崽子”。家里人怕我们跑到外面去，平白无故的受欺侮，或者惹是生非，便一个个的把我们关在家里。今天上午，陈陈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下午“风雷”、“红一司”和“青年近卫军”等几个造反派组织，要联合发起总攻，拿下第五监狱。这个，前几天我也听说了，造反派为了抢出他们被关在监狱里的几个头头，高呼着“打开牢门找左派”的口号，包围了第五监狱，断绝了水电和粮食，军分区正跟他们谈判。现在，大概谈判破裂，要武斗了。好家伙！真的打起来，那才够热闹呢。我来到这个人间，电影和舞台上的刀光剑影倒见过不少，就是一次也没有看到真刀真枪地干过。所以我和陈陈约好，千万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窗外又响起了口哨声，陈陈在催我啦。怎么办呢？妈妈那个身子，象用螺丝钉安在凳子上似的。后来，我就闭着眼睛，假装睡觉，为了装得象些，我还打起了呼噜。唉，要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多难受啊！不知过了多久，才听到门口传来剪刀掉在地上的叮当声，妈妈拍打着身子站了起来。她轻轻地走到我床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把一块毛巾盖在我的肚脐眼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唠叨着说：“唉——，强强，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你可别装睡，告诉你，今儿一下午，

我是坐在门口不动的了。”

说罢，她走了。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有勇气睁开眼来，一看门口，心里乐了，妈妈真的离开了。于是，我轻轻地爬起来，从门口溜了出去。

陈陈在一棵桔子树下等我。一见我跑来，他就把我骂得狗血喷头，说我是天下第一号脓包，连溜出自己家门口的办法也想不出。我极力分辩着说，妈妈守在门口，象四大天王守着南天门，即使我长了一对翅膀，也休想飞出去。

“那我是怎么溜出来的？！”他不屑一顾地白了我一眼，带着骄傲的口吻说。

一会，我们又共同商讨溜出院子的办法。大门我们是不敢走的，因为守门的那个老头儿够厉害的，一见我们这些“黑八类”的孩子走出去，就要出来干涉的，除非有大人陪着。后来，还是陈陈想出妙计，说院子后面果园那一方，有一堵坍了半截的围墙，可以从那儿翻过去。依照他的办法，我们装着在院子里随便闲逛的样子，吹着口哨，互相厮打着，慢慢靠近果园。幸好，中午大家都躺在家里休息，院子里什么人也没有。这样，才使我们顺利地爬过墙去。

翻出围墙，我和陈陈拼命地奔跑起来。第五监狱离城四五里地，座落在一个山窝窝里。过去，那儿高墙大院，墙上安着电网，警戒森严，相距它一里的地方，就不准人靠拢了。我曾记得爸爸说，那儿关着许多要犯、重刑犯和死囚犯。可是现在，戴红袖章的人，倒是川流不息地朝那儿奔去，仿佛赶闹市似的。哎！现在可真的一切都变了样，翻了一个个儿哟，过

去神圣的事情，现在变得一文不值了；过去神秘的地方，现在也一点不希罕了；过去尊严的人，现在戴高帽、挂黑牌，威信扫地。天下一忽儿就变成这样，真使我们小孩难以理解。

我和陈陈跑到第五监狱附近，不敢靠近，因为我们臂膊上没有箍着红袖章，于是，只得退了回来，远远地站在一个山坡上，用眼睛牢牢地注视着那个山窝窝。

真扫兴，那儿还是同前几天一样。大门口拥挤着密密麻麻的造反派，离他们两步远的地方，就是徒手用身子堵住大门的一群解放军战士。尽管造反派们朝他们脸上吐唾沫子，骂他们是“保皇兵”，但这些战士一点也不反抗。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宣传车上，几十个高音喇叭，扯着嗓子朝着院内吼叫着，声音互相干扰，混乱极了，一点也听不清楚。有时，也偶尔听到一两句“彻底砸烂公检法”、“把革命的同志放出来”等等的口号。对比之下，院子里解放军的高音喇叭，却清楚得多了。他们也在广播一个什么“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准冲击监狱”的通告。除了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我们头昏眼花之外，我们别无收获。

“没有什么看头！走，咱们到河里游泳去！”我提议说。

“好！看样子，今天总攻不了了。”陈陈也很扫兴，马上就答应了。

一路上，他对我叽叽咕咕地评论着说，尽是文斗，不动家伙，算什么造反派！还说要是他当司令，哒哒哒哒，一梭子就冲进去了。

“那样要死人的，我不赞成！”我郑重其事地回答说。

“你是保皇派。要革命嘛，就得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就不怕，为革命去死，值得！”陈陈学着大人的口吻说。

“值得？为着要放出木木父亲那种人，去冲，去死，就不值得！”我没好气地说。一想起木木腰间插着的那两支手枪，我心里就怒火焚烧。哼，他那种人，才不配挂枪哩！

陈陈瞟了我一眼，大声说：“你这是什么观点？保皇派，走资派的狗崽子！”

他这一说激怒了我。我的个儿比他高，劲儿比他大，一把揪住他，骂道：“你是什么？你爸爸是阎王殿的打手，牛头马面，你是龟孙子！”

陈陈过去岂止一次领教过我的拳头，所以一见我举起手，便赶忙讨饶：“好好，你是造反派，小闯将！这下你该满意了呗？”

一会，我们又言归于好，两人痛痛快快地跳到河里，溅起了两团洁白的水花。

浅滩里，河水被太阳晒得滚烫，我们又游到深水里去。玩够了，我们又捉起螃蟹来了。那办法很简单，用一根细河柳条，插进岸边的小洞里，躺在洞里的那些横行霸王，以为开进来了一种新式武器，使用它那两把大钳子，死死地夹住柳条。这时，只要来个突然袭击，往外一拖，便轻轻地把它拉到了沙滩上。不过，由于学校早就不上课了，不，正确一点说法是停课闹革命了，孩子们没事干，六月天气又热，大家都爱往河里钻，所以，许多土洞子都被掏空了。我们还算运气好，不

到一个钟头，就穿了一大串。正当我们玩得高兴的时候，山窝窝里传来了稀疏的枪声，紧接着，就象沙罐子里爆豆子，乒乒乓乓地闹成一锅。一定是造反派的总攻开始了。我和陈陈赶忙爬上岸，拚命地朝第五监狱跑去。

我们还是跑到原来的山坡上观看。现在监狱的大门口，完全变了样。三排解放军战士，手挽着手，组成人墙，严严实实地堵住了大门，口里还齐整地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造反派和红卫兵，向天上乱放排枪，装甲车（用铁板焊成保护罩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慢慢地向大门口推进。有几个造反派，抬着梯子，搭在围墙上。有一个爬了上去，拿出绝缘钳子去剪电网，顿时，只听得“噼啪”一声，电网上发出蓝色的火花，那个人从扶梯上滚落下来，立刻面色惨白，四肢僵硬，死于非命。于是，监狱外面乱作一团，掀起了抗议的浪潮，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马上响起了尖声怪气的女高音：

“血债要用血来还！”

“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造反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冲呀！冲呀！”人群中也爆发出一阵阵互相鼓励的吼声。接着，象戏台上演戏的那样，有节奏地高呼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齐往解放军那堵人墙冲去。顿时，石头、土块，牛粪和各种各样的鞋子，如暴雨似的纷纷落在解放军战士的身上。看到这里，我和陈陈心花怒放，拍手称好，觉得这才带劲儿。可是，我们只乐了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因为有的解放军战士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

砸倒昏死过去。担任抢救的战士，马上把受伤和死去的战友抬进门内去，另一批战士又徒步从门内跑出来，进行补充。眼看造反派就要冲进监狱，陈陈急得跺脚，大声叫喊起来：“开枪呀！开枪呀！咳，怎么搞的！”

“不能开枪，”我虽然替解放军着急，但我的政策观念要比陈陈强。

“为什么？是他们先动手的呀！你说说，骂不回口，打不回手，这算什么命令？”陈陈颇有理由地反驳着说。

是呀！我觉得即使耗尽我的全部学识和智慧，也不能回答陈陈提出的问题。

尽管解放军死伤了很多，造反派还是没有冲进去。

如果时间能够倒转回去一天，不，那怕几个小时，让人重新安排自己生活的话，那么，我宁死也不愿意站到这倒霉的山坡上来。我万万没有想到，我那好奇的心理，贪看热闹的脾性，会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危险！会给我家庭、父母造成那么大的灾难！由于鬼使神差，我往这土堆子上一站，竟然酿成一部几乎不堪设想的悲剧。

事情是这样的：我和陈陈站在这山坡上的一棵树旁，开始，谁也没有注意我们，几个戴安全帽、拿三角刮刀的造反派从我们身边走过去，只是瞟了我们一眼，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在监狱门口那堆红袖章中，我看到有人爬到一部装甲车上，对准我们举起了望远镜。我生来不爱吹牛，但我确实比陈陈要敏感得多。我知道事情不妙，就拉着陈陈往树上爬，想借那枝枝杈杈和树叶来遮盖一下。

不久，那个拿望远镜的人翻身下车，宣传车的喇叭口，马上响起了声声紧急呼吁：

“造反派的战友们！告诉你们一个令人满腔愤怒的消息！据我们前线强攻司令部刚才获得的情报，这次监狱门口的武斗，用电触死我们阶级兄弟的血腥事件，完全是地委马玉良、陈明希一伙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计划、有预谋、亲手制造的阴谋事件！……”

听到这里，我简直要吓得掉下树去。陈陈也闪忽着一双惶惑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因为刚才紧急呼吁中提到的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马玉良，就是我爸爸，陈明希就是陈陈的父亲。

紧急呼吁还在继续：“……革命的同志们，你们看，这伙心毒手狠的‘走资派’，为了制造这次惨绝人寰的血案，他们坐在家里出谋划策，却派他们的儿子，躲在对面那山坡上，指手划脚，现场指挥！……”

我听着，眼前一阵发黑。难道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事？可他们说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我和陈陈明明是偷着跑出家门的，怎么突然会变成两个指挥武斗的有勇有谋的将军呢！我瞧了瞧陈陈，不由得说：

“陈陈！你瞧，他们在说咱们哩！这下子咱们可要倒霉啦！”

喇叭一叫完，监狱门口就暂时停止了攻击，那些箍着红袖章的造反派猛然反过身来，一齐朝我们这个山坡张望。

“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对！打死这些走资派的臭狗崽子！”

他们挥着拳头和长矛叫嚷着，愤怒地朝我们举起了枪。子弹在我们耳边“嗖嗖”地响着，被打断的树枝、树叶纷纷落下来。陈陈早已吓得掉下树去，我也赶紧滑下树来，拉着双腿发软的陈陈，不要命地往回跑。幸好，子弹也长了眼睛，没有杀害我们这两个无辜的小生命。

惹了这样大的祸，我们当然不敢回家。两个人互相埋怨一阵以后，就各自抱着脑袋，蹲在城外一片树林子里。到了傍晚，我们害怕造反派出城来搜山，被他们抓去。我们想与其落在那班造反派手里，倒不如老老实实回家去，让爸爸妈妈痛打一顿。于是，我和陈陈又冒出树林子，翻过那堵坍了半截的围墙，偷偷地溜回各自的家去。

厨房门虚掩着，我轻轻一推就开了。家里没有别人，妈妈惨白着脸，心神不定地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我刚刚跨进厨房，前房门口就拥来一伙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喊着我妈妈的名字，大声叫骂着说：“李素贞，你这臭婆娘滚出来！”

抓我的人来了，我赶忙退到厨房里，顺手把后门拉开，作好逃走的准备。

妈妈在前房惊叫一声，就突然哑了下来。又有人大声道：“走资派回来了，快来签个字。”

看情形不是抓我的。我胆大了点，趋向门口，向外窥视。

妈妈望着门外呆立着，两道悲伤的泪水无声地从她那瘦削的脸颊滚下来。一看妈妈这种悲痛欲绝的样子，我知道爸爸在今天的批斗会上，一定比往日挨打得更厉害了。

造反派们拿出纸条，捉着妈妈的手画了押，办完手续，就吵吵嚷嚷地走了。这种手续往往是这样的：每逢爸爸批斗回来，妈妈就要在铅印字条上签字，那条上印着“兹收到走资派马玉良一名，四肢齐全，身体完整无缺，专候下次批斗。”以下是签名处和年月日。

我不能在厨房里继续呆下去了。因为爸爸一回来，妈妈就要进厨房倒热水，给爸爸洗脸、洗伤口。当妈妈清醒过来，突然奔向门外去搀扶爸爸的当儿，我赶紧溜回我的卧室，在床下躲起来。躲好之后，我才轻轻地掀起垂下的床单，向前面房子里张望。不看犹可，一看使我头发都根根竖立起来。

爸爸斜靠在床上，全身血糊糊的，那件白汗衫被抽成碎片，粘在伤口上，疼痛，使他咬紧牙关，竭力不发出哼声。但是，豆大的汗珠象撒雨点似的，从他那四方脸膛上抖落下来。我赶忙用手堵住自己的嘴，为的不使我叫出声来。

妈妈端来了热水。她一边轻声地啜泣着，一边用水浸脱粘在爸爸伤口上的白布片。

“素贞，别哭了，你给我看看左腿，我觉得是打断了。”爸爸擦着脸上的汗珠说。

妈妈轻轻地捏着爸爸左腿的骨头，“啊”的一声，吓得脸色惨白。

“玉良，骨头真的断了，我去找医生。”

“别劳那个神了，他们下了禁令，不准医生给走资派看病。”

“那怎么办？”